

# 有故乡，便有归处

□王春芳

少小离家。因为离得远，回趟老家便成为比较奢侈的事情。今年春天回去了一趟，感觉家乡似乎有点不同。

自念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乃至工作、成家，我一步一步离开了那个出生、长大的村子。年少时的梦想，原本就是努力挣脱那个村子，远离家乡。犹记得那个夏日午后，母亲用那双贴满白胶的粗手摩挲着我的录取通知书，喃喃自语：“终于，不用像我这样一辈子下田啦！”那些时日，母亲像往常一样下地干活，但明显步履轻快，即使忙完一整天回来，眼角的鱼尾纹似乎还开着花儿。在我的记忆里，那是母亲难得舒心的好日子。

的确，那时父母一样盼着我

离开这个村子。但我不知父母后来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可曾后悔过。因为远离家乡后，我回老家的时间便越来越少，从寒暑假、春节，慢慢变成了只有清明节才回去一次。

父母走后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几乎都不怎么回老家，深恐物是人非徒增悲伤，回一次也是很快地似的离开。到今年，父亲已离开我整整二十三年，母亲也离开了十九年整。

这个清明前，我又回了趟老家，暂落脚于二爹家。老屋已卖给了他人，原先的邻居们多随着子女去了外地，熟悉的周遭早变了模样。二爹家也大不同以前：他们推平了原来高高的屋场，推倒并掩埋了我儿时记忆里最大的那片竹林，多余的土则填平了屋

后铺满荷叶的大池塘，于是从他家到我家的那条曲里拐弯的小径也消失了。只有从二爹家的菜园子往后望，我还能看到一点那幢老房子熟悉的屋顶。

当晚，二妈张罗了一大桌子好饭好菜，急急地招呼着我们上桌，长辈们不停地给我夹菜，叮咛不断。我望着他们沟壑纵横、饱经风霜的红黑的脸庞，禁不住感慨：转眼我都上了年纪，不用你们说这股照顾啦。二爹亲热地接话：你再老，还是我们的孩子呢。

翌日清晨，我来到父母的坟前，张罗一阵，道了一声：爸妈，来看你们了。

火光摇曳，香烟袅袅，似有旧时光闪现。清晨的雾气从绿色的麦浪中轻柔地散去，一如他们远去的背影。我想他们应该

听得到的吧，知道我又回家来看他们了。

父亲其实错过了我生活中一半以上的岁月，包括他特别想看到的我的大学毕业典礼。当然，他也就错过了我参加工作后拿第一份工资给他买的酒，错过了他的女婿头一回进家门，错过了他的外孙的满月酒，更错过了看着他的孙女儿上大学。母亲也是，我想她最不想错过的是，在我抚养幼儿手忙脚乱时能站在我的身旁，如同我常常奢望的那般。但他们都错过了。

也许，当年他们有多疼我，就会多不舍，就像我此刻有多想念他们，就会有多遗憾。

这两年，我也开始白发渐增，老眼昏花。再想起父母当年的生活，更加感受到他们的

诸多不易。离开父母的坟边，我在湿润的春风里，到江边走了一下，老家这个村子是在长江与其支流环抱的一个江心小岛上。看江水流东流和船只穿梭，听灯塔静默和虫声呢喃，突然更加怀念父母，我多么想跟他们一起在这故乡的江边信步走走，聊点儿家长里短、鸡零狗碎，听他们再讲述他们的青春、爱恋、奋斗、落魄、病痛、思念和不舍……从他们当年的选择，纠结或辛酸、难挨中，再一次去认识真实的他们。

内心有些伤感，好在更多的仍是温暖。至少这一方故土，还系着我的来处，哪怕只是凭吊，总还是可以回去的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依然有童年可以回忆，有故乡可以归去。

## 梦中流萤

自从住进城市，四五十年过去了，再也没有见过萤火虫。这些年见长，开始喜欢怀旧，竟常常梦见。

20世纪70年代，我们家住在铜川东面的矿上，享受着国家给予的城镇居民生活待遇，还能领略到渭北乡村四季景色。尤其是那夏天清风流畅的夜晚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矿上楼前房后的院子里，辛苦劳作一天的大人经常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，摇着扇子，遥望满天星斗，聊着人间百味。家长里短，不时还教小孩指认着天上的星座，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述牛郎织女的传说。此时，像是有几颗小星星落进不远处楼房角落那星光照不到的黑暗中，依旧带着点光亮飘来飘去。有眼尖的小朋友看到，惊呼：萤火虫来了！小孩子们便一哄而散，欢喜叫喊着追逐而去。

萤火虫不怕小孩，倒像是在逗我们玩似的，不往高处去，又总保持一定距离在一群小孩前面，不慌不忙地往黑处飞。它们把孩子们带到紧挨矿区的村子里，在没有月

光的梧桐树下忽高忽低地飞舞，像跟孩子们玩捉迷藏。

那时的孩子们都有一个透明的小玻璃瓶，每当捉到一个萤火虫就装进去，看它们在瓶中发出荧光的样子，抓得多了，也会比比看谁的小瓶子更明亮。有时好奇，萤火虫怎么会发光，捏一只在手里仔细看个究竟，还将其贴在眉心，一个个弄得跟哪吒似的，欢呼着连蹦带跳去追赶捕捉下一个。

提起萤火虫，想起南朝萧纲写的一首《咏萤诗》：“本将秋草并，今与夕风轻。腾空类星陨，拂树若生花。屏疑神火照，帘似夜珠明。逢君拾光彩，不吝此生轻。”诗的前两句，是说萤火虫白天附在秋草上，入夜在晚风中轻盈飘飞。随后四句则是赞颂萤火虫的光彩。最后两句另有寓意，说萤火虫遇到知音，不惜奉献微薄之力。唐代诗人杜牧也有《秋夕》：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描写清冷深宫中，寂寞的宫女拿着罗扇扑萤遣怀的情形。查了一下，古人咏萤的诗不少，还有李白的“雨打灯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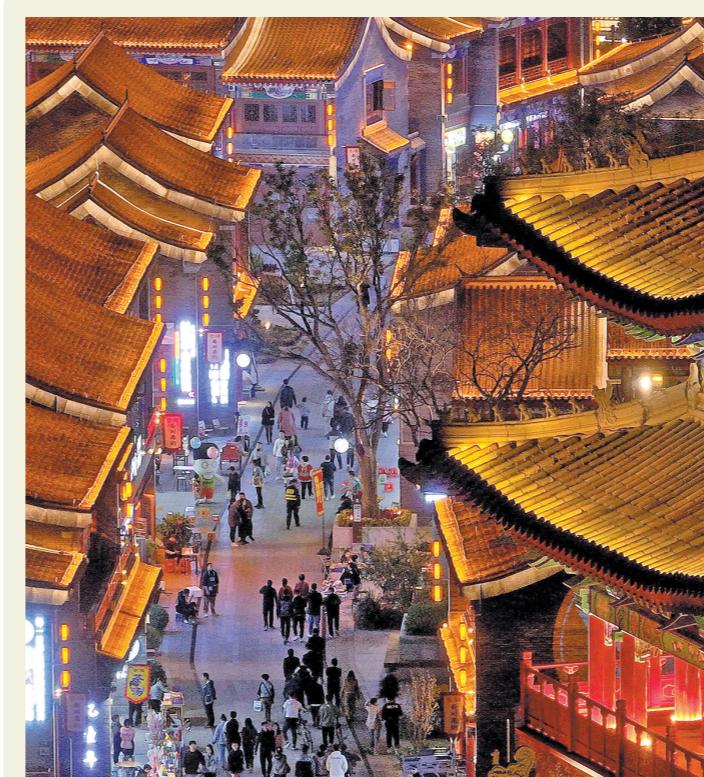
灭，风吹色更明。若非天上去，定作月边星”；虞世南的“历流光小，飘飖若翅轻。恐惧无人识，独暗中明”；韦应物的“时节变衰草，物色近新秋。度月影才敛，绕竹光复流”。

据说，萤火虫一般在枯草上产卵，大暑节气成虫，翩翩起舞，四处飘飞。它对生长栖息环境十分挑剔，喜欢在空气流畅、有水、黑暗处生存。近年来，萤火虫之所以少见，当是自然环境变差，尤其是城镇四处灯光明亮，严重干扰萤火虫求偶信息的发送，影响其繁衍造成的。

这几年，听说有人瞅准商机，人工繁殖萤火虫装在小瓶子里售卖，引得一些恋人欢喜，纷纷购买作为求爱的信物，双双拿着瓶子到远离城市的旷野放飞，渲染着爱情的浪漫。还有一些大人买来给家里没见过萤火虫的孩童赏玩的。

我觉得这些行为有趣，但也不免让人遗憾——这本是一种天然成趣的美好，如今却变成一种人为的刻意。不禁更加怀念那个满天星斗的夏夜，怀念那些渭北山区乡村梧桐树下的流萤。

□胡旭



古运河畔

新华社 图

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

# 滴滴都珍贵 记得别浪费

## 揭西的板

□刘庆方

一说到板，传统的客家人可能都会垂涎三尺。几乎每个重大节日，客家人会拿出相对应的不同的板。过年做甜板；清明祭祀做发板；端午节做艾板；办喜事和出屋（走亲戚）也要做红桃板、圆印板、细板和水板等。各种板各具内涵，构成了客家饮食文化特色之一。

制作板的过程繁琐，所以不少种类板只有重大节日才可以看到，但有一种板却一年四季都能吃到，那就是水板。水板，广府人叫它河粉，潮州人叫它粿条，叫法不同，其实都是同一种美食，只在选料和做法上略有不同。

揭西客家人向来对吃的东西绝不含糊，因此美食众多，但我们对水板却情有独钟。大米经过浸泡，磨成米浆，再倒进一个白铁皮制成的正方形带手柄的大托盘里，摇匀，隔水蒸（揭西客家人习惯将“蒸”说成“炊”，所以这道工序又叫炊水板），就成了水板。以前没发明多层的蒸笼，一口大锅里一次只能蒸一个托盘，就只能炊出一张水板。做出一家人的吃食，最少要用几个托盘来回轮换，效率低下，还非常容易烫伤手。记忆中，我作为专门添柴火的小孩，就多次看见母亲的手被蒸锅里的水汽烫伤。但即使这样，仍然阻止不了我们对美食的追求和向往。由米到板的蜕变，就如同黄豆到豆腐的华丽转变，口感跃升了不止一个层次。也正因如此，水板才能征服客家人的胃口，为贫苦的生活多出一点甜美的盼头。

即使是普通水板，我们也分好几种。揭西位于粤东山区，一年可种两次稻，夏季出的叫早米，秋季出的叫冬米。早米口感粗糙，一般用来煲粥，也可以磨成米



《乡音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hdjs@ycwb.com，以“乡音”征文为邮件主题，并请提供详细个人信息。

听乡音《鹿鱼少年》  
羊城派二维码

□刘庆方

米，炊成水板。这种水板爽滑可口，很有嚼劲，切成条状来做炒板，或做成客家原味板汤，它是最佳食材。但早米缺乏黏性和柔韧性，不适合用来包板。包板是将豇豆、南瓜、咸菜、竹笋、豆腐、肉粒、萝卜等食材切碎、炒好，放在四方形的水板中间，再四角对折，便成了另一种咸香诱人的特色美食。包板用的水板一般是用冬米磨成浆来做，冬米炊成水板时，再加点木薯粉，会更加柔韧、透明，有光泽。专业炊水板的人，能将水板炊得薄如蝉翼，晶莹剔透，又不易烂，非常适合包板。还有一种水板，是直接在米浆中加入肉粒、青菜、葱、鸡蛋等佐料，炊熟了刮成卷，再淋上酱料，那就是天下闻名的肠粉了。

对于传统的揭西客家人来说，包板最有诱惑力。我来深圳多年，尝遍了各种水板，还是觉得揭西客家人做的水板最地道，包出来的板最好吃。深圳有专门从事水板加工的商贩，不用做广告，揭西人都会闻着味找上门来。有些水板佬还会用传统的柴火来炊水板，很有烟火气。我每次想吃包板时，便给水板佬打个电话，让他们炒好了水板去我取，这样我只需准备好里面的食材，等取回水板加工一下就行。

吃包板也是技术活，先选择一个角咬起，再慢慢吃到另一个对角，这样就不会掉馅，不会吃得一地狼藉。现在我也学着别人做捆板，就是包成细圆柱状，只是包里的菜少了很多，吃起来没那么过瘾。

我们兄弟姐妹几家人，隔三差五就要来一次包板聚会。有时，还邀上外地的朋友来品尝，他们最后都成了包板的粉丝。我们包的不仅是板，更包出了团和气。